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

論學
必自
得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八

高宗皇帝二十八

紹興十有二年春正月壬寅詔建國公出外第可依親賢宅差提點官并都監 癸卯 上謂大臣曰朕於宮中無嗜好惟好觀書考古人行事以施於政凡學必自得乃可用第與古人點姓名何所益也

史臣曰稽經以出治猶按醫以治病也造之不深則醫或至於殺人而治或至於害天下帝王之學尤貴自得深造之則默而識矣左右逢原則神明生焉

戊申御史中丞万俟卨大理卿周三畏同班入對

知決
訟兵
飛寬

增福
建鹽
鈔錢

以鞠岳飛獄畢故也尚書省乞以飛獄案令刑部鑿
板徧牒諸路有進士知決者好直言飛以賓客待之
飛初下吏決上書訟其冤秦檜怒併送大理獄成決
坐決杖送袁州編管云先是提舉洪州玉隆觀薛弼
爲飛參謀官與飛厚秦檜之閑居永嘉也弼舊游其
門万俟卨又善之繇是無一詞累及飛之在鄂也有
王輔者嘗知彭山縣以賊敗遂依飛軍中飛亦厚待
之至是輔遣其子孝忠上書指飛爲姦凶陰合檜意
檜喜由是脫罪籍尋擢知普州 辛亥增福建益鈔
錢十萬緡以鬻鹽增羨故也 二月己巳 上謂大
臣曰征戰之事各有地利西北騎兵雖中國所不能

江南
形勢
可恃

守家
法求
帝王
意

建國
公封
郡王

及若要馳騁於江淮恐未易得志孫權偏霸一方而曹魏竭天下之力終不能渡江晉室微弱而符堅百萬之衆敗於淝水拓跋魏雄據中原而歷六朝衰亂終不能奄有江表自非大無道如孫皓者豈能致北兵之得志乎今但修政事嚴武備北兵雖強不足畏也 辛未 上謂大臣曰詩書所載二帝三王之治皆有其意而不見其施設之詳 太祖以英武定天下 仁宗以兼愛結天下此朕家法其施設之詳可見於世者也朕當守家法而求二帝三王之意則治道成矣 丁丑保慶軍節度使建國公瑗爲檢校少保進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王天性忠孝自幼育宮

明作
兩離
之象
楊沂
中賜
名
論監
司不
按吏

闡起居飲食未嘗離膝下 上尤所鍾愛制下日者
尤若訥私謂祕書省正字張闡曰普乃並日二字有
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 己卯殿前
都指揮使楊沂中賜名存中 壬午輔臣進呈殿中
侍御史胡汝明論監司不按吏 上曰朝廷分道置
使正欲譏察州縣可申嚴行下若州縣贓污不法而
監司不能按致臺諫論列者當併絀之

史臣曰君天下者寄耳目於臺諫而又以其視聽
之遠者寄於監司內外相及故能承上後世憂州
縣無狀至乃朝出御史暮遣觀風以督守令若非
所督於監司者彼何憚而不拱視哉

畫以
田人
圖耕

用經
任人
鞠獄

激索
北人
在江
南者

丙戌 止曰學校風化之原不可緩也 上又曰

福建所買牛第二綱可發來臨安借與人戶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憫朕嘗畫以人耕田之象置于左右庶不忘稼穡之艱難漢文帝每下詔必曰農者天下之本若文帝可謂知民事之本矣 丁亥言者請自今鞠獄必差經任人 上曰文學政事在孔門中自是兩科今士方離科舉未親民事遽使之鞠獄安能盡善也其從之 戊子金主亶大赦自來亡命投在江南人見行理索候到並行釋罪其職官百姓軍人並許復故先是何鑄曹勛至金國見亶於春水開先殿具陳 上意金主命早來使人上殿

洪皓
二子
中詞

鎮江
府火

普安
郡王
出閣

所請宜允仍出回書示之許還梓宮 太后且遣鑄
等還 辛卯給事中知貢舉程克俊等言博學宏詞
右承務郎洪遵敕賜進士出身沈介石從政郎洪适
並合格遵适弟也秦檜以所試制詞進讀 上曰是
洪皓子耶父在遠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可與陞擢差
遣 上又言遵之文於三人中最勝既遂以遵爲祕
書省正字介适並爲敕令所刪定官自中興以來詞
科入選即入館自遵始 是日鎮江府城外火延入
城中遂及大軍倉燭米麥四萬斛芻六萬束公私室
廬被焚者甚衆守臣劉子羽坐貶秩時太平州池州
蕪湖縣亦皆大火市井一空 三月壬寅普安郡王

論和利宰私永人
講之執舉嘉

出閣就外第命行在宗室正任已上悉送之 辛亥
上謂大臣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已講和今通好
休兵其利溥矣士大夫狃於偏見以講和爲弱以用
兵爲強非通論也 乙卯 上御射殿引南省舉人
何溥已下是舉兩浙轉運司秋試舉人凡解二百八
人而温州所得四十有二宰執子姪皆預焉溥永嘉
人也

朱勝非閑居錄曰秦檜居永嘉引用州人以爲黨
助吳表臣林待聘號黨魁名爲從官實操國柄凡
鄉士具耳目口鼻者皆登要途更相扳援其勢炎
炎日遷月擢無復程度是年有司觀望所解溫士

四十二名檜與參政王次翁子姪與選者數人前
輩詩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今不
然矣

胡世將薨

丙辰起復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薨于仙人關

辛酉秦檜等賀 上以皇太后有來期先是洪皓在

燕先報 太后歸耗 上諭檜曰皓身陷敵區乃心

王室忠孝之節久而不渝誠可嘉尚皓之二子並中

洪皓忠義之報

詞科亦其忠義之報也士大夫苟能崇尚節義天必

祐之 夏四月庚午 上御射殿引正奏名進士唱

名主管台州崇道觀秦熈對策言天子建國右社稷

左宗廟是故社稷不可無所依今神州未歸職方氏

和附殿
議會策

則考卜相攸莫如建康謂宜申飭有司早立宗社權
爲定都之制舉人陳誠之策言聖人以一身之微臨
天下之大惟度量廓然舉天下之人納之胸中而成
敗得喪不能爲之芥蒂斯綽綽有餘裕矣成湯不愛
犧牲梁盛以事葛伯文王不愛皮幣犬馬以事昆夷
漢高祖解平城而歸飾女子以配單于終其身而無
報復之心故韓安國稱之曰聖人以天下爲度光武
卑辭厚幣以禮匈奴之使故馬援稱之曰恢廓大度
同符高祖蓋帝王之度量兼愛四方之民不忍爭尋
常以褻吾之赤子也揚邦弼策言 陛下躬信順以
待天下又得賢相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又

私燔為秦
倫魁

依舊
依分兩
日唱名

獻奉
迎兩
宮錢

論吳越之事以爲使越王與大夫種范蠡不量力度
時輕死而直犯之是特匹夫之勇而非賢君相所宜
爲也有司定燔第一誠之次之邦弼又次之檜引故
事辭而降爲第二人特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
五品服自誠之已下賜第者二百五十三人新科明
法得黃子淳一人而已 辛未 上御射殿放合格
特奏名進士胡鼎才等二百四十八人武舉正奏名
陳鶚等五人特奏潘璋等二人是歲始依在京舊制
分兩日唱名自是以爲例 辛巳江南東路轉運副
使王暉等獻本司錢十萬緡銀五萬兩以助奉迎兩
宮之費詔令戶部椿收專充迎奉支用 上曰若常

秦棣 陞閣 職剛 鄭剛 中宣 撫川 陝 選諸 州教 官 宮中 不廢 學

賦之外不取於民庶幾副朕愛民之意朕在宮中服
食器用惟務節儉不敢分豪妄費常戒左右曰此中
視錢物不知艱難民雖一錢亦不易出周公作無逸
戒成王惟在知小民之艱難朕不敢忘也自是四方
率皆獻助矣 丙戌通判湖州秦棣直祕閣棣檜弟
以其姪煒遜所得職名爲之請也 五月甲午川陝
宣諭使鄭剛中爲川陝宣撫副使 甲辰詔諸州軍
無教官處令尚書省選差旣而禮部立到試教官法
上謂宰相曰士大夫不可不學惟學故能攷前世
興衰治亂以爲龜鑑則事無過舉而政皆適當矣朕
在宮中未嘗一日廢也 乙巳軍器監主簿沈該知

權場
之法

住僧
給牒

盱眙軍措置權場凡權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
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州權場博
易俟得北貨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賈
之來兩邊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
評議毋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厘息錢入官其
後又置場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廩鎮而金人亦於
諸州置場 丙午詔禮部住給度僧牒雖特旨亦令
執奏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 上不與特給
錢五千緡 上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二教或毀
其象或廢其徒皆不適中往往而熾今不放度牒可
以漸消而吾道勝矣 辛亥漢州布衣陳靖特補右

陳靖
獻中
興統
論舊
依舊
制試
教官

上喜
兩

迪功郎靖獻中興統論于朝給事中程克俊等五人

共薦之乃有是命 乙卯詔禮部依舊制試教官仍

先納所業經義詩賦各三首會刑部無過下國子監

看詳禮部覆考然後許試附省試院分兩場非取士

之歲附吏部銓試院不限人數以文理優長爲合格

六月乙丑 上謂大臣曰近日雨澤沾足歲事有

望誠可喜者秦檜曰此乃聖德感召和氣所致 上

曰天人相因朕於人事雖敢不怠至歲事則當歸功

于天也 鎮西軍節度使吳璘來朝召之也既對命

坐賜茶 上問璘前此所以勝敵之方璘曰先令弱

者出戰强者繼之他日 上以語輔臣且曰璘善用

吳善兵獨北鄭年竄庶民科立戶
璘用億人僂王避率異

兵此正孫贖三駟之說一敗而二勝者也 己巳提
舉亳州明道宮鄭億年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時朝廷
荅金人書許以所索陝西河南人次第而遣惟億年
得留馬 辛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庶責授嚮德
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 乙亥言者乞禁止父母在
別籍異財之事 上曰此固當禁然恐行法有弊州
縣之吏科率不均民畏戶口大而科率重不得已而
爲誠可憐者宜併申嚴科率之條乃善 己卯尚書
省言金人使明威將軍高居安扈從 皇太后一行
前來詔知閣門事曹勛充接伴使 壬午言者乞稍
寬私鹽之律以謂州縣之間慘酷寃濫不知幾何欲

不許
寬私
蓋律

不用
王安
石經
義

竄胡
銓

望小加裁損輔臣進呈 上曰古今異事今國用仰

給煮海者十之八九其可捐以與人散利雖王者之

政然使人專利亦非政之善也吳王濞之亂漢實使

之使濞不專煮海之利雖欲爲亂得乎 癸未有舉

子上書乞用王安石三經新義爲言者所論 上曰

六經所以經世務者以其言皆天下之公也若以私

意妄說豈能經世乎王安石學雖博而多穿鑿以私

意不可用 秋七月癸丑右諫議大夫羅汝楨言簽

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唱狂

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迹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

矣伏望 陛下重行竄逐以伸邦憲詔銓除名新州

武子臣
召試弟
換文

預備
水糶

編管 戊午詔忠訓郎吳援令川陝宣撫司召試策
一道保明取旨與換文資援璘子也璘以初除團練
承宣使恩例爲之請 上許之起居郎權中書舍人
張廣持不可 上覽奏謂大臣曰武臣換文資恐將
帥之才後難得矣樞密使張俊曰試而後換可也
上大以爲然 乙卯詔廣南湖北沿邊偏遠州合納
免行錢令提刑司相度量與蠲減 戊午新潼川府
路提點刑獄公事宇文剛言湖外米平乞行糶糴
上諭大臣曰水旱堯湯所不能免惟有以備之則民
免流亡之患其即行之 八月辛酉朔金國都元帥
宗弼以書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原也於是川陝宣

割山尚地皇後淮何罷
方和原太波錄

讀書
思聖
人意

撫副使鄭剛中亦言和尚原自紹興四年後便係劉豫管守不係吳玠地分合割還大金從之丙寅

皇太后渡淮時上遣皇弟韋淵往迓遂扈從以

歸簽書樞密院事何鑄提舉江州太平觀御史中

丞万俟卨右諫議大夫羅汝楨交章論鑄之罪故有

是命丁卯上與宰執論經術因曰朕每讀書未

嘗苟必思聖人所以立言之意秦檜曰孟子云文王

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上曰聖人以所自得者垂

法後世又焉用欺秦檜曰陛下以通經得五帝三

王心傳之妙人臣何幸自古不遇治主之主則為人

臣誠有難處今陛下以經術出治人臣因以託日月

王庶
二子
怨秦
檜

論漢
文唐
太優
劣

之光傳諸不朽豈非幸會 上曰讀書不適用則不
若愚人愚人猶無過讀書不適用爲患更甚檜曰

陛下持此心揆天下之事無不灼見底蘊矣 庚午

責授嚮德軍節度副使王庶卒于道州許歸葬其子
之荀之竒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舊皆
掩其口曰禍未已也 甲戌御史中丞方俟高爲參

知政事充大金報謝使 上顧高曰勉爲朕行高頓
首謝 上諭大臣曰和議既定內治可興秦檜對曰

以 陛下聖德漢文帝之治不難致 上曰朕素有

此志但寡昧不敢望前王檜曰漢文帝文不勝質唐
太宗質不勝文 陛下兼有之 上曰唐太宗不敢

望文帝其從諫多出矯偽檜曰文帝能容申屠嘉而太宗終恨魏證其爲真僞可見 上曰朕謂專以至誠爲上太宗英明有餘誠有所未至也檜曰太宗之用智誠不及文帝之性仁也 上曰然

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即位不數年天下氣象一變兵力強而天下畏服人才盛而政事修舉此漢文帝所不及者然人主盛德如天地覆載日月照臨不知所以爲功文帝於此亦庶幾焉以其心術至誠故也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不及文帝遠矣

丙子 上諭大臣曰聞大金內侍有用事者今內

論侍用
事弊

論奢
侈人奢

侍中寄資有犯雖降官然俸物不減何以勸懲今小
者有犯可恕即恕不可恕即撻之庶使知懼且云唐
末內侍如田令孜輩羣唱爲亂者良由天子縱之所
致朕今在宮中都知押班御藥素號最親密者非時
未嘗見見未嘗不正色 己卯 上謂大臣曰比聞
大金中宮頗恣權不歸其主今所須者無非真珠靴
鞵之類此朕所不顧而彼皆欲之則侈靡之意可見
矣宜令有司悉與以廣其欲彼侈心一開則吾事濟
矣時金人又須白面猢猻及鸚鵡孔雀獅子貓兒
上亦令搜訪與之 上曰敵使萬里遠來其所須如
此朕何憂哉 辛巳 上奉迎 皇太后于臨平鎮

迎太
后歸
慈寧
宮

上事
后謹

初后既渡淮 上命秦魯國大長公主吳國長公主

逆于道至是自至臨平奉迎用黃麾半仗二千四百

八十三人普安郡王從 上初見后喜極而泣軍衛

歡呼聲振天地 壬午 皇太后還慈寧宮后聰明

有遠慮 上因夜侍慈寧語久冀以順 后意后令

上卧且曰聽朝宜早起不然恐妨萬機 上不欲

遽離左右 后遂示以倦意 上不得已恭揖而退

太后復坐凝然不語雖解衣登榻交足而坐至三四

鼓而後就枕嘗謂 上給使者不必分宜通用之蓋

分則自爲彼我其間佞人希旨必肆間言自古兩宮

失歡未有不由此者

徽宗
祥宮

龜鑑曰 太后之未歸也則諭以至誠 太后之
將歸也則示以喜色臨平奉迎瞻慈容而感泣慈
寧居養侍乙夜而忘疲壽慶啓燕稱觴舉儀雍雍
乎其和也意有所向竭力供應肅肅乎其敬也當
時父老童稚且歎曰不圖今日聖神母子重歡如
此是其孝於事親何如也

庚子 上服黃袍乘輦詣臨平奉迎祥宮登舟易
總服百官皆如之辛丑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及
懿節皇后祥宮皆至行在

史臣秦熈等曰 上既日新厥德專任一德之臣
以爲腹心今日之舉非君相合德深見事情其克

有濟竊惟金國爲中國患今十八年矣唯修好通和實今日至計前後用事之臣費日窮年莫有以爲意者淵衷監觀利害旣審任茲大事實難其人爰出獨斷復命檜而相之其大節孤忠竒謀遠識蓋察之有素矣檜亦感不世之遇自任天下之重精白以承休德不退縮以避事不猜忌以妬功不疑貳以敗謀不矯激以沽譽其圖事揆策料敵制勝咸仰契聖心用能夙夜自竭以符特達委任之意敵亦知所畏服無復用兵有請必從不愆于素故上以安宗廟下以保黎庶送往事居又足以副天子寧親之孝一舉而衆美具焉無不悉如其意

成效章章若此向之拱手以幸失膽口以興訕者皆歎服聖謨之不暇赧然羞汗悔前非之無及矣然是舉也危疑險阻蓋備嘗之非獨檜翊贊之難任檜之爲難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饗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故臣等於今日之事亦云

大事記曰 紹興十年金國渝盟軍民皆歸咎於秦檜而檜傲然不動順昌旣捷之後先竄趙鼎而人無敢言矣柘臯旣捷之後盡罷諸將而兵隸御前矣向者戰敗而求和今則戰勝而求和矣向者戰敗而棄地今則戰勝而棄地矣向者使命之費

猶有限今歲幣銀帛各三十五萬匹兩而賀禮又有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綺千匹矣岳飛復唐鄧張俊吳璘復商秦吳玠復方山和尚原皆聞關百戰而後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盡割入于北聽其分畫矣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樊賓宗綱田荊州皆累年經理而後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敵叛屯田軍于河南矣吾國之民不肯入敵殺之猶不從而朝廷必以與敵使遺黎飲泣內恨而中原之人心失矣李世輔不顧其親來歸兀术畏避其忠勇乃置之謫籍而中原豪傑之心失矣士大夫流落北土家屬有在中國

者徇敵人之情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井所而
吾國衣冠之氣沮矣張俊深忌劉錡岳飛每言飛
赴援遲而錡戰不力遂與檜謀斥錡而殺飛而天
下忠憤之氣皆沮矣

龜鑑曰我高宗皇帝所以徇奉春之拙謀壞祖
生之壯志蓋仁孝之心有所感觸而不能不尔也
故寧忍媢書之恥而不忍廢務在養民之事寧割
鴻溝之半而毋寧輟未央稱壽之儀敬觀聖訓有
曰朕兼愛南北之民屈於講和非怯於用兵也若
敵國交惡天下受弊朕實念之知此則可以知吾
君之仁又曰北望庭闈踰十五年幾於無淚可揮

分陝
西地
界

賜秦
王帶

無腸可斷所以頻遣使指屈已奉幣者皆以此也
知此則可以知吾君之孝

是月朝廷答金國都元帥宗弼書許以陝西地界
金復遣知彰化軍節度使事賀景仁來分畫乃割商
秦之半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棄
和尚方山原以大散爲界於關內得興趙原爲控扼
之所 九月乙未信安郡王孟忠厚爲樞密使 壬
寅大赦天下 乙巳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秦檜爲太師封魏國公是日檜入朝至
殿門外 上遣幹辦御藥院江諮賜以玉帶使服之
而入檜辭 上曰梓宮歸葬寧慈就養皆卿之功也

程克俊秦制
檜草

增官租
賣田賣
鹽廣西

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 冬十月乙亥翰林學士
兼侍講翊善程克俊僉書樞密院事秦檜之除太師
也克俊草其制詞有曰廟筭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
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爲必歸檜大喜之 丁丑太師
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秦檜進封秦魏國公用蔡京故
事也檜辭不拜 太傅樞密使廣國公張俊進封益
國公 庚辰詔諸路常平司見賣官田並令見佃人
增租三分如不願增者許人割佃 辛巳詔廣西欽
廉雷高化州所產鹽並令官賣內欽州所收錢赴
州軍前送納 壬午太傅醴泉觀使福國公韓世忠
進封潭國公太保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改封

置提舉茶事
福建

黃達如
罪人
論異

國公 丁亥詔福建專置提舉茶事官一員置司建
州先是建州歲貢片茶二十餘萬斤葉濃之亂園口
亡散遂罷之以市舶官兼茶事 上祀明堂于臨安
始命市五萬斤爲大禮賞已而都督府請如舊額發
赴建康召商人持往淮北既而官給長引許商販渡
淮及興推場遂取臘茶爲推茶本尋禁私販官盡推
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及是將鬻建茶於
臨安始別置提舉官專一發賣 十有一月壬辰左
朝散郎黃達如言 太后回鑾梓宮還闕茲爲盛事
望宣付史館然後褒功罰罪大明黜陟將前日異論
沮謀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議者重加旌賞庶上慰

張俊
罷

徽宗 二后在天之靈少紓 太母留滯抑鬱不平之氣詔禮部侍郎兼實錄修撰王賞編修付史館達如建陽人嘗知南雄州以贓罪爲提點坑冶官韓球所按代還奏事乃上此奏焉 癸巳樞密使張浚爲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奉朝請封清河郡王初太師秦檜與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俊居位歲餘無請去之意檜乃令殿中待御史江邈論其罪邈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爲宅基大男揚存中握兵于行在小男田師中擁兵于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 上曰後有復辟功無謀反之

李椿年
行經
界

□□□□□□□□□□□□□□□□□□□□□□□□□□□□□□
□□□□□□□□□□□□□□□□□□□□□□□□□□□□□□
□□□□□□□□□□□□□□□□□□□□□□□□□□□□□□
□□□□□□□□□□□□□□□□□□□□□□□□□□□□□□
□□□□□□□□□□□□□□□□□□□□□□□□□□□□□□
□□□□□□□□□□□□□□□□□□□□□□□□□□□□□□
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
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陳稅籍不實十逃
田稅偏重故稅不行且言臣聞平江歲入昔七十萬
斛有奇今按其籍雖三十九萬餘然實入才二十萬
耳詢之土人其餘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平江始
然後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 上謂宰執曰
椿年之論頗有條理乃詔專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

始以保傳
爲管軍
議復太

言者
乞竄
異論
人

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爲民除
害更不增稅額從之 乙未檢校少保兼領殿前都
指揮使職事楊存中爲少保國朝故事未有以保傳
爲管軍者論者惜之 己亥詔太學養士權於臨安
府學措置增展先是言者屢請復太學以養人才
上以戎事未暇至是謂宰執曰太學教化之原宜復
祖宗舊法程克俊曰東晉設學於鼎沸之中今兵
息矣興學正其時也秦檜曰久有此議今當舉行之
乃命禮部討論取旨 辛丑言者論 陛下斥遠姦
邪與腹心之臣一德以定大計大功巍巍超冠□□
臣愚慮前日不得志之徒未即丕變作爲不靖□□

貢士大夫盡心職業選先德行六曹寺監法成熊彥詩阿秦檜始除學官

公器處天口口大夫要使人人盡心職業朕何愛爵
祿哉 庚午禮部乞太學養士權以口口人為額

上曰太學師儒之官雖選經術當先德行要使士子
化之以厚風俗 壬申太師秦檜等上重修六曹寺

監通用敕令格式四十七卷申明六卷看詳四百十
卷詔頒行之 丙子主管台州崇道觀熊彥詩知永

州彥詩坐趙鼎客閑廢累年及是秦檜除太師彥詩
以啓賀之有曰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及在前

獨奮安劉之略檜喜絲是稍復錄用 庚辰高閑守
國子司業關注為太學正始除學官也 上覽除目

曰朕一無所好惟閱書作字自然無勸尚書史記孟

上喜
閱書
作字
秦檜
生日
錫宴
陝西
民多
飢死

子俱寫畢尚書寫 過左傳亦節一本 癸未以太
師秦檜生辰錫宴于其第自是歲爲例 初陝西連
歲不雨至是涇渭瀟灑皆竭五穀焦槁秦民無以食
爭西入蜀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以誓書所禁不敢
納皆散去餓死其壯者北人多買爲奴婢郡邑蕩然
矣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家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八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九

詞原

申批書
印紙
法
除浙
西園
田

獲而鑄統制官之秩雖王公述以親近而不免以
監司之按劾而停帥臣之任雖李道以戚里而必
行此天下所以咸仰 壽皇聖斷之英明也

己亥臣僚言 祖宗留意考課之法王安石始罷
之欲望遵用 太宗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辭日別給
御前印紙歷子至於興某利除某害各爲條目每考
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任滿精覈詔經筵官參 祖

宗法與見行條制務要適中可以久行 是月除浙
西園田以其壅水害民田故也 參知政事兼知樞
密院事葉容罷以臣僚論列也仍將納賂求差遣人
林懋能周良臣送大理寺 五月甲辰進呈饒州闕

選材
不較
資格

勉大
臣任
事

不歷
郡不

除郎

看詳
投獻
文字

責監

司守

荒
臣備

守臣葉容等擬俞翊且言其作邑有聲鄱陽大郡但此人履歷未深 上曰選材治劇亦不須較資格也
可依擬差 丁巳 上宣諭宰執曰近日臣僚劄子多言大臣不任事卿等更宜勉力如朕有所不至處卿等須來理會或事有不可任但來執奏 庚申御筆不曾任守臣不得除郎官魏杞奏其間却有任監司人未審合與不合除授 上曰監司察州縣者也事同一體 丙寅詔今後看詳四方投獻書劄文字擬定等第將上 丁卯詔行下諸路監司守臣察今秋有田禾不熟之處預先講求救荒之政如將來水旱去處却致無備必寘于罰如備預有方當議推賞

罷兩浙船司

乾道新書

詔舉制科

以政平訟理
臧守令否

印兩淮交

州縣等官在任有合支請往往援例請過官錢理宜約束詔帥臣監司覺察是月罷兩浙市舶司以言者論兩路市舶所得不過一萬三千餘貫而一司官吏請給乃過於所收故也乾道新書成詔舉制科許侍從薦舉或監司守臣解送及權罷注疏出題廣西提刑張維奏曰昔漢宣帝嘗曰庶民各安於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臣今攷察守令以政平訟理爲臧以政不平訟不理爲否而臧否之中復有優劣凡臧之品有三否之品有一詔諸路監司帥臣依張維所奏察本路守令限兩月各具臧否以聞不得連銜是夏初令戶部印給交子三

子

申嚴
任銓
法銓
試于嚴

百萬緡行於兩淮不得過江南 秋七月乙卯臣僚
言出官人銓試中而後使之從仕 陛下之命也近
觀將仕郎都謙亨差監潭州南嶽廟本人係 隆興
元年八月內因父致仕陳乞恩澤補官既未曾銓試
又補授未滿三年 陛下法令如此之備甲令如此
之嚴必欲違戾臣所未曉也乞指揮今後初出官人
陳乞差遣先令吏部具本人曾與不曾銓試申尚書
省然後取旨除授詔都謙亨嶽廟差遣更不施行餘
並依奏今後執政常遵近制仍戒諭後省官毋再忽
慢 庚申執政內殿進對 上曰前日一雨之後想
見禾稼秀實魏杞等奏浙中田間正望此一雨兼聞

江東亦自豐熟 上曰令歲秋成可望甚可喜也奏
事訖杞等退而私語曰主上憂勤如此與夫必待進
戒而後知稼穡艱難者遠矣 八月丁丑進呈內東
門司申內人紅霞帔韓氏得旨轉郡夫人即依外命
婦支給請受據戶部供外命婦郡夫人即無祿令
上曰祿令如此朕不欲破例此事且已朕禁中自理
會也

臣留正等曰爵祿者人主所以奔走天下也不可
以輕用之法令者人主所以維持國家也不可以
自壞之 壽皇聖帝欲爲一宮人增俸顧祿令不
可而止則其重爵祿守法令之意可以類推矣此

治臺
諫風
實失

萬世子孫所當觀法也

丙戌詔林安宅王伯庠論葉容姪元潏受周良臣
請求贓事訊驗無跡事干大臣風聞失實林安宅可
罷同知樞密院事王伯庠罷侍御史丁亥進呈周良
臣等案 上曰林安宅王伯庠昨日之罷亦非得已
若不如此行遣自後大臣必爲人汙蔑受曖昧之謗
周良臣等可疎放林安宅可筠州居住 是月降會
子交子各二十萬均發於鎮江建康兩榷貨務如兩
淮人過江南許將交子於務場換易會子江南人過
兩淮亦聽用見錢或會子就務場對換交子行使
九月丙午知鄂州汪澈劄子臣頃任御史嘗舉選人

汪以舉劾
自繆

置奏章

賑溫州水災

配李允升

李允升以贓汙送大理寺所有臣繆舉之罪望有司
施行詔特降兩官 甲子詔今後臺諫侍從章奏各
置一簿隨所上錄之一以留禁中時備觀覽一以授
大臣使之詳閱有事已行而輒廢或行而以法有礙
於民未便及監司郡守言與事違者各以時糾之從
祕書少監汪大猷請也 是月温州水災遣使賑之

地震 知上元縣李允升坐贓貸死決配建康帥
守王佐坐容縱允升尋醫離任追兩官勒停建昌軍
居住提刑袁孚以失按降一官 禮部員外郎莫濟
爲司農少卿魏杞奏曰濟嘗中詞科且掌南宮牋奏
但恐議者以爲蹊徑未是 上曰中都官初不清

中官不都
濁分清

莫言責濟
實任在

命諸
帥薦曲

濁如司農責任亦甚重以士人除授亦無害也濟尋
奏言爲治在於任人任人在於責實任人而不能久
則賢而能者無以見其長惡而不肖者得以逃其罪
雖有責實之政將安所施今輔相大臣或數月而已
罷寺監丞簿郎曹卿監不踰歲而輒遷恐進退人才
似乎稍驟也詔所論甚當凡百執事各勤乃職期底
于治 汪大猷奏乞令諸帥不拘部曲各精擇三兩
人必實言其或智或勇或知其有某材可用或舉其
任某事可取悉以名聞分命文武禁近之臣更迭接
見與之談論兵家之務然後賜對便殿略其言語儀
矩之失取其材力謀略審其可用試之以事立功則

上樂
聞過

舉者同賞敗事則罰亦如之詔從之 冬十月乙亥
吏部尚書陳俊卿進對奏臣典選事但當謹守三尺
檢柅吏奸至於愚暗所見或未到亦望聖慈宣諭時
時訓教之君臣之分雖嚴而上下之情不可不通

上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宜盡言俊卿奏自古
惟唐太宗能導人使諫所以致正觀之治 上曰每

讀太宗事未嘗不慕之若德宗之忌剋不樂人言未
嘗不鄙之 上退御講筵講罷 上曰朕雖無大過

豈無小失卿等不聞有所規諫恐思慮有所未至賴
卿等補益周執羔等奏曰 陛下聖明事無過舉

上曰卿等若只備位非所望於卿等梁克家奏容臣

等退思苟有闕失不敢不盡言

臣留正等曰臣等每讀唐史切見唐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太宗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乎遂歷舉羣臣得失以面戒之導諫如此亦足以見其真情矣今觀 壽皇聖帝所以咨諏近臣者殆與太宗如出一口乃知聖明樂於聞過所見略同夫豈徒曰慕之而已矣

周執羔嘗進對 上曰卿有所言朕未嘗不行然有過失卿當直言有司之過失亦當言之 進呈知

災異
當恐
懼修
省

温州劉孝建劄子以本州大水之後乞降度牒應副
修築塘埭事 上因言朕近日覽 神宗紀見是時
災異甚多何故魏杞等奏天出災異謹告人君正如
父母訓飭爲人子者不必問自己已有過無過但常恐
懼修省而已 上曰卿之言甚善若不恐懼修省自
取滅亡之道也

臣留正等曰災異之說經傳言之備矣大抵恐懼
修省則能變災爲福玩而不戒則危亡隨之此必
然之理也詩稱宣王不言其無災而言其遇災而
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故主中興之美書之論桀
曰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推

論法擾
之役

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興亡之決端在於此大哉 壽皇聖帝之訓曰若不恐懼修省自取滅亡之道也其言實與六經相爲表裏自非聖學高明誠心寅畏又安得及此言乎

己丑臣僚言役法科擾大略有弓兵月巡之擾有透漏禁物之責有捕獲出限之罰有將迎擔擎之差有催科填代之費有應副按檢之用有承判追呼之勞凡此之類皆役法之所深懼若蒙朝廷約束無復如前科擾天下幸甚詔監司常切覺察 是月先是饒州歲貢金一千兩詔減十分之七 兩電 十有一月辛丑執政進呈次 上出吳蓋妻趙氏乞故夫

不降
中批

遺表恩澤奏異姓 上曰不知前此有無體例可以
行否魏杞等奏容檢照舊例 上曰今後有文字更
不批出只與卿等理會庶幾不錯杞等奏若無例臣
等亦不敢行 陛下欲只與臣等理會如此政令豈
有過舉者

臣留正等曰朝廷命令與大臣謀議而出之既出
之後有給舍以駁正有臺諫以論救此所以刑賞
適中而事無過舉也若乃旨從中出則事關綸言
有司難於論執偶有論執而命令已行人主亦憚
於反汗往往隳成憲而啓倖門必自是如昔富弼
言於 神宗曰內外之事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

亦不是爲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則咎將誰執壽
皇聖帝於吳蓋妻趙氏之請聖訓及此真可謂得
爲君之道矣

戒私執
政見
第客

乙卯詔執政私第接見賓客除侍從稟議職事外
其餘呼召取覆官止許各接見一次 丁巳殿中侍
御史單時言伏覩制旨監司於所部保明郡守郡守
於所屬保明知縣縣令治狀顯著令中書門下省籍
記取旨甄擢然人之才術各有分量吏之治迹未易
稽攷臣願訓敕監司郡守列其所舉之人治狀之目
詳著于薦書然後大明賞罰舉得其實則受上賞舉
失其實則寘重憲庶幾選舉之法得矣從之 甲子

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教場次幸白石教場抽摘進呈
三司軍馬有旨慰勞錫賚諸將鞍馬金帶以及士卒
賞皆有差時久陰曠暨 皇帝出郊雲霧解駁風日
開霽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之志未嘗一日而忘中
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間練軍實除戎器選將帥
厲士卒所以爲武備者無所不講白石之蒐隆冬
出郊親御鞍馬夫豈徒爲文具而已故臣敢因斯
事以推明聖志之所嚮焉

大事記曰自 乾道二年大閱于白石四年大閱
于茅灘 上親御甲冑指授方略 淳熙以來或

幸玉津園宴射或大閱于龍山而鐵簾之射初自
聖意偏校小卒皆得奏技于萬乘之前以希一命
之賞而武事精矣

是月起居舍人洪邁直前奏臣幸得以文字薄技
待罪屬車間每侍清閑之燕獲聞玉音凡所適諭莫
非中的微言善道可爲世法退而執筆欲行編次而
政諸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歷時
政記亦莫得書故使洋洋聖謨無所傳信臣伏覩今
月五日給事中王暉進講春秋莒人伐杞言周室中
微諸侯以強凌弱擅相攻討殊失先王征伐之意
上曰春秋無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寶訓論文章之

聖語
至明
至當

修祥
曦殿
記注

汰老
兵弱

弊 上又曰文章以理爲主陳巖叟等奏刑部事

上曰寬則容奸急則人無所措手足此數端皆承學

之臣日夜探討累數百語所不能盡而 陛下蔽以

一言至明至當然記言動之臣弗能宣究恐非所以

命侍立本意欲望聖慈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

語關送修注官仍乞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庶

幾百代之下咸仰聖學以迹聰明文思之懿從之

步帥陳敏言本司所管官兵二萬餘人今汰去老弱

二千餘人以所請錢米論之歲費四十八萬貫推究

諸處共約有三十萬餘人以十分爲率汰去一分老

弱計三萬人每歲可省七百二十萬貫如是則費用

定用制
經國

省而國自富老弱去而兵自強矣從之 十有二月
與寅左司諫陳良祐奏令之言利者多要生財生財
乃所以病民國用愈見不足願取見一歲賦入之數
其取於民者已過則從而蠲免之以寬民力取見所
養官吏與兵之數其可省者從而省之常令財用十
分以七分養兵與官吏三分以備非常如此則上下
兼足 上曰朕常有志放免和買及折帛等錢以寬
民力但如今未暇良祐奏舊來本無此等錢皆是軍
興時科取講和之後依舊不除今取於民者竭矣若
制節國用令出入有度稍有蓄儲即可行 陛下之
志矣 上曰因鄉之言當定經制

命宰
兼制
用國

臣留正等曰寬民力定經制 壽皇聖帝意也然
寬民力者惟納已節用則可行定經制者惟量入
爲出則可久

辛卯詔朕惟理國之要裕財爲重夫百姓旣足君
孰與不足量入爲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帶兼制
國用使參政可同知國用事庶幾上下同德永底阜
康

臣留正等曰冢宰制國用見於王制甚詳自漢陳
平有治粟內史之對後世信之遂謂錢穀之間非
大臣所宜與夫商功利權毫末立法以牟取民利
是誠非大臣事也至於出入贏縮之度上下損益

之理此正古冢宰之所職者身為大臣乃漫焉不知其凡可乎 壽皇聖帝之以宰執制國用也蓋欲量入以爲出以足百姓者而足國則其所以責任之道誠有合於先王遺意故明著之使後世有考焉

丁酉起居舍人洪邁奏天下萬務出命于中書審于門下行於尚書所以敬重政令期於至當而已初無文武二柄東西二府之別也今三省所行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畫黃宰執書押既圓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 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畫黃過門

密文始共
口書院

樞院白
密密

葉容
魏杞
並相

用陳
俊卿
忠儻

下而中書不預則封繳之職微有所偏況今日宰相
樞臣兩下兼領因而釐正不爲有嫌欲望詔樞密院
自今以往凡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式
畫黃書讀以示欽重出命之意詔從之然樞院機速
事則不由中書直關門下省謂之密白 是月以葉
容魏杞爲左右僕射簽書蔣芾兼參知政事陳俊卿
同知兼權參政先是 上猶未能屏鞠戲又將遊獵
白石俊卿時爲吏書上疏力諫後數日入對 上迎
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儻朕決意用卿矣俊卿再拜
謝 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爲忠臣矣 兵侍陳巖
肖因對奏近覩宣麻並拜左右二相同日除參樞二

中外
慶宰
人執
得

執政中外相慶以爲得人然臣以爲大臣當稍付之
以權使之任天下之責 上深嘉納 曾覲龍大淵
以舊恩竊寵士大夫頗出其門言事者語或及之往
往獲罪時陳俊卿受詔館北使大淵爲副公見外未
嘗與交一言大淵造門納謁亦謝不見一日中書舍
人洪邁見俊卿曰人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
信乎俊卿曰不知也詰語所從邁以大淵對俊卿他
日入對畢具以邁語質於 上前曰臣不知此等除
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而播之於外以竊弄
陛下之威權也 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
得之卿言甚忠當爲卿逐之俊卿再拜謝退未及門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九

戒官探獄
意執政

戒留儒
意金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海書六
孝宗皇帝六

乾道三年正月甲辰內降詔曰獄重事也稽者有律
當者有比疑者有獻持巧心設貳端者有禁朕選任
廷尉理官以法付之而比年以來顧以獄情白于執
政探取旨意以爲輕重甚亡謂也夫人臣舉要有司
致詳閱寔之初五聽參具在彼有情在我有法相當
而已而又何咨焉繼自今其祇乃心敬于刑惟當爲
責毋習前非不如吾詔吾將大寘于罰罔有攸赦
癸丑何逢原除金部郎官 上曰恐儒者不負留意
金穀事如呂措問簿籍都不知卿等可面諭何逢原

令留意職事

臣留正等曰戶部理天下財穀郎位其間者有五而司珍之責莫重焉爲郎於此而恬不以事爲意則均節邦之財利攷其簿正奠其地守以制盈虛之柄者將孰任其責也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夫委積芻牧之微雖聖人未嘗有不屑爲之心也而况司珍之事又有大於委積芻牧者乎 壽皇聖訓與夫子若符節

是月度支郎唐瑒言自紹興三十一年即造會子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造二千八百餘萬道止乾道

給牒助教
度帖會

三年正月六日以前措置收換外尚有八百餘萬貫
在民間未收今來諸路綱運依近降旨揮並要十分
見錢故州縣不許民戶輸納會子致流轉不行商賈
低價收買輻湊行在所以六務支取擁併喧鬧今欲
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權貨務召人
依見立價例全以會子進納庶幾少息擁併之弊而
會子在民間亦不過數月便可收盡詔先次給降度
牒并助教帖各五百道候出賣將盡取旨接續給降
大事記曰楮未至於滯也而已慮其滯隆興元年
廣行堆塚本錢以給之楮未至於輕也而已慮其
輕淳熙二年多出金銀以收之楮未至於多也而

已慮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見在之數故趙雄謂
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自然貴重而楮幣
通矣

兩淮通行銅錢會子
造冊開支
中書門下省言昨來支降交子付兩淮行使緣所
降數目過多及銅錢并會子不許過江是致民旅未
便今措置令銅錢會子依舊任便行使應官司見在
未支交子今差人管押赴左藏庫交納 二月壬申
上曰朕已草得一指揮理會財用少頃降出 御筆
云自後宮禁內人并百官將校軍兵諸司人每月初
五日國用房開具前支過已上五項請給數目并非
泛支用造冊進呈便從此月爲始外路軍馬可降

蔣希
將見
財用
根源

式樣付諸路總領逐月開具自此遂為定式 上謂

輔臣曰蔣參政理會財用已尋見根源初希因謝新
除留身奏云方今費財最甚者無如養兵近見陳敏
棟汰二千人戚方棟汰四千人夫汰兵固良法然今
日之兵多是有官人與之外任依舊請券錢又添供
給雖棟之於內添之於外亦未見其益既減六千人
必又招六千人填額則是添六千人耗盡財用矣契
勘在內諸軍每月逃亡事故常不下四百人若權住
招一年半內可省三百八十萬貫候財用稍足可逐
旋招收強壯訓練而用之不惟省費又可兵精因奏
紹興以來初分五軍并內外諸軍分合添減之數

不用備
求人

以主靡
敵修自
儆

上以爲然故有此宣諭 乙亥架閣衛博論用人宜
錄所長棄所短 上曰卿言極是用人不當求備知
禮者必不知樂知樂者必不知刑若得其人不當數
易宜久任以責成功 丁丑 上言金主葛王禽荒
日事田獵修造宮室土木之工不止後宮亦多其侈
靡又過於顏亮大與初即位時不同要之人主侈心
一生其弊至此朕每以自儆戒卿等見朕有過亦當
規正

臣留正等曰 真宗即政之初宰相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何者富貴不與侈靡期而侈靡自至其勢然也是以古之聖哲之主不以天位爲

愧不功
業不
如唐
太宗

樂而每以天下爲憂天下雖有覆盂之勢而未嘗
無臨深履薄之危斯民雖有載舟之心而未嘗無
朽索馭馬之懼然則侈心蕩習果何自而投吾之
隙哉 壽皇慨然有感於敵國而益深儆戒之念
且諭大臣以爲見朕有過亦當規正由此觀之豈
特盛德大業光華于二十八載之間而已所以遺
聖子神孫者家法亦嚴哉

蔣芾奏臣近朝德壽宮恭聞 太上皇帝玉音云

主上勤儉過於古帝王 上曰朕亦自以爲勤儉無
媿唐太宗惟是功業遠不逮太宗芾奏功宗惟志陞
下既有此志守之以不怠何患功業之不成

清書
之中
務

臣留正等曰功業非志不立非勤不成是以有天
下者以志爲先而以勤終焉觀 壽皇功業不逮
太宗之一言則其志未嘗一日而不在乎中原也
雖然功業因變而後見者也功業因變而後見則
敵讐之未開事機之未至 壽皇之素志固將有
所屬歟若夫舉神器以授聖子而游心玩意於希
夷之境此又唐虞揖遜之盛非太宗之所敢逮也
壬午起居舍人洪邁奏兩省每日行遣錄黃文書
盈於几閣多有常程細故不足以煩朝廷專出命者
使中書之務不清無甚於此 上曰朕嘗見通鑑載
唐太宗謂宰相聽受辭訟繁於簿書日不暇給因勅

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朕見欲理會卿所論可謂至當
臣留正等曰先儒蘇軾曰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
天子之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夫不
知其它者將遂漠然而無所事歟曰非也問天下
之財則屬之大農問天下之獄則屬之廷尉問天
下之兵則屬之樞密而宰相者日與天子揆道於
上聽其治要而責成焉爾乃欲使之蔽精神於一
大有司之事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
下回心而向道者何時而可議也 壽皇因洪邁
有欲清中書之務之說遂謂唐太宗嘗勅尚書細
務屬之左右丞可謂揆之所在矣中書之務何患

周將人
知官才

賜官書
將兵將
不戚差
充里差
衛環

不清哉

宣諭葉容曰今日可進入武臣薦舉兵將官冊子
朕欲周知其人容奏宜於無事詢訪以備緩急陳俊
卿奏陛下曾記得王存否其人似尚可用 上曰朕
識之歲暴之人今老矣智力皆無所用也 乙酉詔
降下武經龜鑑孫子今密院差使臣一員給賜鎮江
都統戚方建康都統劉源仍令選擇兵官各賜一本
乙未進呈環衛官元有指揮不許差戚里前日得
旨差潘才卿有礙元降指揮 上曰卿等如此理會
甚好可別理會

臣留正等曰天子不能無私恩而公法之守則一

講備
禦策

付之臣下而吾無容心焉而後天下之名器始不能輕以畀人矣環衛之職將以爲將帥之儲也是以壽皇有不除戚畹之旨而才卿乃復得之豈一時之私思有不能遽絕耶大臣以爲有礙前旨可謂善守天下之公法者也壽皇嘉歎其請遽命改除自非不以公徇私不以恩廢法疇克爾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壽皇之謂矣

戊戌諫議陳天麟言近探報敵聚糧增戍以其太子爲元帥居汴宜擇將帥預講禦備之策上曰此今日急務昨王琪請築揚州城卿等見文字否葉容

論兵難
養最

以敏高
陳把郵

內選軍
教鋒選

奏琪至都堂議論尚未定魏杞奏淮東之備宜先措
置清河楚州高郵一帶庶可遏敵糧道上曰若把
定高郵不放糧船過來則敵不能久留淮上自當引
去也三月庚子宰臣葉容乞抽回江州兵馬上
曰此豈得已亦要熟商量近來招兵練兵皆容易惟
養兵最難此豈有定論他時財賦有餘自可增招容
又奏昨日陳敏對陛下必已分付六合事上曰亦
說却欲帶步司人去容奏陳敏甚曉地利且有志立
功名上曰若陳敏等守高郵甚好却別擇一步師
亦難得人是月宣押殿前司選鋒軍九百人騎入
內射夏四月丙子宣殿前司選鋒等軍五百八十

復併州一
利州
爲州
路
吳璘

吳璘
亞於璘
吳璠
吳玠
所用
名多
知

二人車二十四兩入內教 庚寅右軍統制張平奏

事 上曰兵謀務要決勝不得輕發有功者雖讎與

實有罪者雖親與罰 是月併利州東西爲一路以

吳璘爲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兼知興元府璘尋薨初

璘病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無棄四

川無輕出兵不及家事人稱其忠璘爲人剛毅靖深

喜大節略苛細讀史傳曉大義其御軍恩威兼濟士

卒樂爲之用每出師指揮諸將風采凜然無敢犯令

者故所向多捷玠死璘爲大將守蜀捍禦餘二十年

隱然爲方面之重其威名亞於玠其選諸將多以功

有告以薦材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今以小

□見萬明
里外萬
飛臺
課私
受短
卷
論儒
生不
遠時
變
賑
州
水

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故所用後多知名嘗著兵法二篇追封信王謚武順 五月戊申 上曰昨批韓曉奏狀知隨州林嶷放罷如此處置莫是葉容奏臣昨見言者論罷韓曉臣知林嶷陰遣其家屬在行在納短卷於臺諫臣方欲再開陳今 陛下批出可謂明見萬里之外陳俊卿奏近日此風頗盛是使監司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縣官 上曰此風誠不可長朕方欲手詔戒諭臺諫辛酉王炎奏近來士大夫議論太拘畏且如近詔王琪至淮上相度城壁朝士皆紛然以爲不宜 上曰此何害儒生之論真不達時變昔徐度言通世務者

奉安
玉牒

親閱
因款

將帥
之弊

虞允
文宣
撫四
川

在乎俊傑朕與卿等當守此議論他不足卹 是月

賑泉州水災 安奉 太宗 真宗玉牒及 三祖

下僊源積慶圖 哲宗寶訓 六月癸酉 上曰朕

欲依 祖宗故事先令有司具囚情款前數日進入

朕親閱之可釋者釋之可罪者罪之庶不為虛文可

降旨揮今後並依 祖宗典故 丁亥度支趙不敵

言將帥未必知兵徒務聲勢今日添使臣明日招效

用但資冗墮未見精雄 上曰此正中今日將帥膏

肓 是月命知院虞允文宣撫四川代吳璘也允文

尋言房州義士金州保勝軍見管七千餘人皆建炎

紹興之初自相結集固守鄉閭最為忠義而州縣全

虞允
文乞
義用
兵

乞寬
限賣
官田

陳良
祐論
邊備

不加郵分占白直應副往來又有都統司差役科擾
欲乞差皇甫侗爲利州東路總管金州駐劄令專一
主管於農務隙時往來教閱或緩急有警可責令分
守諸關從之 秋七月辛亥臣僚言戶部申請諸路
並限一季出賣官產拘錢發納且以江東西二廣論
之村墾之間人戶彫踈彌望皆黃茅白葦膏腴之田
耕猶不遍豈有餘力可買官產今州縣迫於期限且
冀有厚賞不免監錮保長抑勒田隣乞寬以一年之
限戒約州縣不得抑勒如有違戾重寘典憲從之
癸丑諫議陳良祐奏民間傳邊事多是兩下說成爲
備雖不可已要不可招敵人之疑如近日修揚州城

任陳
敏備
東淮

議直
統都

衆論以為無益 上曰正欲為備如何無益良祐奏
萬一敵人衝突兵不能守則是為敵人築也今遣二
三萬人過江敵人探知却恐便成罅隙 上曰若臨
淮則不可在內地亦何害良祐更願審思今日為備
之要者無過選擇將帥收蓄錢糧愛民養士 上
云卿言甚是 甲寅 上曰淮東備禦事此須責在
陳敏萬一有警却恐推避誤事卿等宜熟與之謀魏
杞奏臣等昨與陳敏約敏亦自任此事今朝廷但當
稍稍應副之而已 上曰是 是月以皇太子惜疾
大赦天下尋薨 閏七月丙寅朔宣諭曰朕欲江上
諸軍各置副都統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惟儲他日統

郭剛為中伏
孫論保子
法度守不

卽亦使主將有顧忌不敢專擅作過 戊寅郭剛除
鎮江副都統 上曰郭剛之除聞鎮江軍中甚喜葉
容奏郭剛甚廉軍中素所推服 庚辰上論理檢院
故事因謂葉容等曰朕常思祖宗創立法度以貽後
人後世子孫不能保守極可惜 上又曰創之甚
難壞之甚易符芾曰臣嘗記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
李常寧廷試策破題四句云天下至大宗廟社稷至
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 上曰誠為
明言芾奏所謂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人主一念慮
之間不以 祖宗基業為意則事事放倒馴致敗壞
故人主每欲自警戒常恐一念慮之失 上曰朕非

獨自警戒而已且憂後世子孫不能保守為可惜也

癸未臣

僚

閩中鹽筴之弊有五官糶浩瀚而本錢

積壓不支間或支俵而官吏尅減計會糜費貧民下
戶皆不樂供官而大半糶於私販一也網運之人非
巨室則官戶載縣官之舟藉縣官之重影帶私鹽出
糶二也州縣斥賣多置坊局付之胥輩其權秤之減
尅泥沙之雜和官皆不之間私價輕而官價重官鹽
雜而私鹽真鄉村之民大半食私鹽故官糶不行三
也巡尉未嘗警捕但日具巡歷申於官長月書所到
寘於驛壁私販猾商莫之誰何四也今之邑教賣官
食鹽與夫借鹽本錢者多是給虛券約網到數日支

劉珙言可斷
珙不獨

給甚至拋敷賣之數付之者保攤及僑戶其見在鹽却封樁不得支出謂之長生鹽若人戶不願請鹽只納數數之半以貼陪官將官鹽貯之別所以添後日之數謂之還魂鹽猾吏攬撲民戶貼陪錢請鹽出賣出息則與邑均分謂之請鈔鹽五也况閩中崇岡峻嶺淺灘惡瀨商旅興販流轉實難故鈔鹽之法不可行乞講究利害盡革前弊明年二月施行癸巳劉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素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焉則適所以蔽其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

劉論餘
美和

劉論王
聖之

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矣又論羨餘之弊曰州縣賦
入有常大郡僅足支遣小郡往往匱乏而近者四方
尚有以贏餘獻者不過重折苗米或倍稅商人至有
取新賦以積餘錢捐積逋以與州郡州郡無以自給
不過重取於民此民之新便一也和糴之弊湖南江
西爲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遠方之民舉手相
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拋州縣既乏緡錢將何置場收
糴民間關引無用則與白著一同倘有以革綱運之
弊自可減和糴之數此民之所以未便二也望詔止
之上嘉納尋以珙爲翰林學士 珙嘗從容言於
上曰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竊以爲高

禁官納侍
兵交內

帝之聰明英偉其所不悅特腐儒之俗學耳誠使當世之士有以聖王之學告之臣知其必將竦然故信而其功烈之所就不止於是而已矣蓋天下之事無窮而應事之綱在我惟其移於耳目動於意氣而私欲萌焉則其綱必弛而無以應夫事物之變是以古之聖王無不學而其學也必求多聞必師古訓蓋將以明理正心而立萬事之綱也此綱既立則雖事物之來千變萬化而在我常整整而不紊矣惜乎當是之時學絕道喪未有以是告高帝者 上亟稱善

八月乙未朔 是月禁兵官交結內侍時鎮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陳俊卿奏外議

治
內
罪
納
賄

內臣中有王方者 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左右素王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曰付大理究其賄狀獄成陳瑤決配循州李宗曰等降罰有差於是詔戒兵將官交結內侍公行苞苴自今有違戾必罰無赦 上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抃至彼檢察姦弊留數月而後歸庶新帥之來不至循習俊卿又奏曰今日遴選主將則宿弊當自革矣 上曰政患未得其人耳俊卿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擇旣已委之則當信任今未得其人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且軍中財賦所以激

陳俊
卿論
待將
帥

大減
雨膳
因慮

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他當一聽之今檢柅
苛細動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繩墨之外爲國家立
大事乎况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爲
之心必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
出弊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革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
一介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任而無益况不
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 上納其
言罷拊不遣 大霖雨宰執求罷不允詔內外察獄
令太官早晚並進素膳戊午慮囚 九月丁丑翰學
劉珙進讀三朝寶訓至淳化五年 太宗謂近臣曰
太祖實錄或去多有漏落當命官重修因歎史官才

難蘇易簡曰大凡史官宜去愛憎近者扈蒙修史蒙
爲人怯懦多疑忌故其史傳多有脫落 上曰善惡
無遺史臣之職珙奏云史官以學識爲先文采次之
苟史官有學識安得愛憎怯懦疑忌 上曰史官要
識要學要才三者兼之 臣僚言檢視災傷官司未
嘗遵承每差州縣官到隨行征求皆有定例然後擇
村疇中近年瘠薄之田先往視之名曰應破又擇今
歲偶熟之處再往視之責以妄訐名曰伏熟重爲民
困望詔守臣選差練曉清強官公心考覈申飭監司
嚴行按舉所差官汚廉勤惰公正誣罔悉以上聞從
之 是月陳良翰言昨立住賣度牒二十餘年人民

生聚不爲無益辛巳春邊事旣作用度浸廣乃始放行令下之初往往爭買其價則五百千其限則三個月其數不過萬道未足以病民今則減價作三百千展限已三十餘次總數計十萬三千餘道民甚病之且唐人有言十戶不能養一僧今放行者與舊所度者無慮三四十萬是三四百萬戶不得休息也不知國之所利者能幾何而令三四百萬戶不得息肩且又暗損戶口侵擾齊民奚止千萬此其爲害豈淺淺哉是秋申嚴獻羨餘之禁從劉珙奏也冬十月壬寅上曰昨日有從官奏云邊事規摹未定葉容奏臣等曰夕講究亦且徐徐措置上曰維揚築城

論久
任邊

朝廷
當理

大會
遠

賑成

都府
路早

郊過
雷雨

陳俊
卿奏

散奏
不用

樂

已畢更得來年一冬無事足可經畧陳俊卿奏准上
規摹須久任守臣遲責其效其不職者早宜易之

上曰極是 壬子三省進呈畢 上曰朝廷更有何

事合理會須是務其遠者大者勿徒事於簿書苛細

朕尋常或過飲一兩盃酒便覺忘事以此觀之須是

清慮 是月成都府路早詔降僧牒四百道充糶本

措置賑濟 十有一月丙寅郊雷雨望祭于齋宮時

敵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已之內不當用樂

陳俊卿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

權用樂者俊卿又奏請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

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

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

上可其奏且

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議者顧以爲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俊卿又不可獨奏言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喻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於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外之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蔣芾猶守前說俊卿退復爲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之 葉容魏杞罷相奉祠以郊祀雷變故也

下
屬
詔
戒

陳
卿
俊
清
中
書
務

劉
珙
論
復
未
易
恢

詔戒士大夫因循苟且誕謾奔競之弊 命臺諫

侍從兩省官指陳時政闕失 以陳俊卿參知政事

劉珙同知樞密院俊卿言於 上曰執政之臣惟當

爲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

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

當務之急 上甚然之一日審察吏部所注知縣有

老不任事者俊卿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俊

卿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

聞 一日 上顧輔臣圖議恢復劉珙奏曰復讎雪

恥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恐

未可輕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漢之高光皆起匹

夫不數年而取天下又安得所謂十年脩政之功哉
珙曰高光惟起匹夫也故以其身蹈不測之危而無
所顧陛下躬受太上皇帝祖宗二百年宗社之寄其
輕重之寄豈兩君比哉臣竊以爲自古中興之君陛
下所當法者惟周宣王而已宣王之事見於詩者始
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
已其終至於外□□□以復文武之境則其積累之
功至此自有不能已者非一旦率然倖僥之所爲也
上深然之 十二月甲寅詔諸路訓練兵官將逐州
揀中見教閱禁軍內事藝最高強身貌強壯爲上等
事藝最高強身貌瘦怯爲中等餘並爲下等限一月置

檢合待舉
報事

重定
改官
額石
配義
敦

冊開具申密院 是月詔今後已降指揮合待報事
令諸房置簿隨日抄上時行檢舉拘催仍令左右司
勾銷結押如有違慢去處三省開具取旨 是歲定
改官以 百人盜賞以三人四川換改官以二十人
爲額 廣東提舉茶鹽石敦義坐盜鹽腳錢入已貸
死刺配柳州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家中興聖政卷之四十六